台學統

台學統卷十

黄巖王棻輯
吳興劉承幹校

氣節之學十　忠節上

蔣先生煜　江仲明

赤城志蔣煜仙居人有文學宣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煜性滑稽其臨事有立如此江失其名字仲明宣和寇亂載老母奔山水閒猝遇寇於東城之剛傴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詈寇卒死之呂丞相頤浩誄以文

宋史忠義詹良臣傳江仲明台州人宣和寇亂載老母逃山澗中猝遇寇于東城之岡逼使就降仲明義不辱奮起駡賊卒死之丞相呂頤浩誄以文有蔣煜者州之仙居人有文學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亦不從寇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詈聲不絕而死

兩浙名賢錄蔣煜僊居人有文學而喜諧笑善狎人人亦以是狎之宣和寇亂與煜遇欲妻以女煜拒之脅以拜指其膝而駡曰此豈拜賊者邪寇怒抽刃擬之曰吾戮汝矣煜伸頸就刃駡不絕口而死煜性滑稽其臨難果決有如此

棻按赤城志人物遺逸以蔣煜次江仲明之後蓋以

死之先後爲序也宋史因之今攷蔣煜有文學必有得力於學者仲明既失其名又不知何縣人且其學之淺深不可知故特以蔣煜首列而仲明附焉庶得造端託始之意云爾

司農卿杜貴卿先生滸

宋史忠義鄒㵯傳杜滸字貴卿丞相範從子也少負氣遊俠德祐元年有詔勤王滸時宰縣糾集民兵得四千人文天祥開閫平江往附焉時陳志道等贊天祥出使滸力爭不可志道逐之去已而天祥果見留志道竊臧逃歸天祥北行諸客無敢從者滸獨慨然請行特收兵部架閣從京口以計賂守夜劉千戶者得官鐙脫天祥

偕走淮甸繇海道以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參謀尋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天祥相失遂趨行朝蘇劉義疑滸自來欲殺之陳宜中張世傑不可使人監護之乃免久之奉命復入天祥幕及空阬兵敗又與跋涉患難以出天祥移屯潮州滸議趨海道天祥不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滸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被執以憂憤感疾卒

赤城後集杜滸傳 未詳何人撰

杜滸字貴卿號梅壑天台人天台吾郡統名游俠于臨安及臨安危糾合義兵四千人當國者不省二年正月十三日見丞相西湖上丞相奬異之丞相使北營滸力爭不可陳志道逐之去丞相北行諸

客莫敢從滸慨然請行丞相鎭江脫走滸之力也忠勞
備盡詳著丞相年譜及佐府南劒遣往溫台招集兵財
福安陷滸趨行朝奉朝命歸行府江西敗又與跋涉危
難者年餘移屯潮陽滸護海舟官富場至厓山及厓山
潰滸被執至廣州貧病無人色尋卒
赤城新志杜滸字貴卿黃巖人清獻公之從子德祐初
集民兵四千人見文丞相於西湖上時文奉旨詣北軍
講解諸客皆散滸獨慨然相從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
文公偕走淮甸由海道達永嘉益王即位授司農卿空
阬之敗被執以憂憤卒
兩浙名賢錄杜滸字貴卿黃巖清獻公之從子也德祐

初奮志勤王集民兵四千人見文天祥於西湖上時天
祥奉旨詣北軍講解左右皆散莫有從者滸慨然相從
至京口以計賂守者脫天祥遂謀趨眞州眞州守將苗
再成聞天祥至卽喜而出迎且泣曰兩淮兵足以興復
特二閫小隙不能合從耳天祥卽以書遺二制置時制
置使李庭芝以爲天祥來說降使再成亟殺之再成不
忍紿天祥出相城壘於是天祥與滸東入海道遇兵伏
環堵中飢莫能起滸出從樵者乞得餘糝羹以餉天祥
而已獨枵腹行入板橋兵又至走伏蘩篠中兵入索之
擒滸去滸解所懷金與卒獲免因募二樵者以蕢荷天
祥滸單步從至高郵復由海道以達永嘉閒關危險走

數千里所以擁護天祥者無不至每扼腕國事輒與天祥涕洟相對益王立天祥以觀文殿學士召至福州拜右丞相而授澥司農卿空阬之敗被執不屈憂憤死

鶴泉文鈔杜澥傳 太平戚學標翰芳撰 杜澥字貴卿號梅壑黃巖人少傅範從孫生宋末忼慷爲俠游奮然有以身殉國志德祐元年詔勤王澥糾合得四千人無所附會文相國天祥開閫平江見之西湖上遂決計從焉相國之使北也計出賈餘慶而其客陳志道贊之行澥力言若輩不利公所爲驅使陷敵敵虎狼也入必無還理持之再四已而相國被留客多亡去獨澥與李成呂武數人從於道與相國謀脫歸抵鎮江百姓無一船可問適同行

余元慶過一故舊遂密叩之許銀千其人曰吾爲宋救得丞相回建大功業何以銀爲業得船將謀遁而故所與狎老校忽醉中變事幾敗滸疾呼老校閉之帳俟醒以銀三百星係其腰遂俾先蹋路而千戶王某監相國無須臾離相國至沈頤家彼亦同臥起乃謀醉之伺其寢熟啓門出又是夜有劉百戶者至滸閫有官鐙提照往來從便語佯與好拉飲妓舍俾劉宿而已竊其鐙以歸於是相國變服出巷無呵問者既下船至七里江幾爲邏者所獲忽有聲如人哨齒甚清麗舟子拜禱曰江南田相公也卽得順風同行皆相慶時景炎元年丙子二月二十九日也既脫相國於險至眞州將依李庭芝

集事而李方信潰卒言欲捕相國裨憤極至投壕以救免謂制臣不信我不如趨高郵通州渡海歸江南見二王伸報國之志徒死城下無益相國從之一樵人導往高沙且行迷失道霧中隱隱見北騎二十餘相國匿竹林幸免而裨及金應皆被獲又以賄得脫葢瀕危者屢而後從海道間行達永嘉相國所謂匍匐淮甸護衞艱虞忠勞備盡又謂貴卿與予同患難自二月晦至今無日不與死鄰平生交遊何在貴卿眞吾異姓兄弟也益王郎位裨佐府南劍州尋遣往溫台招集兵財福安陷與相國相失趨行朝蘇劉義疑其自來欲殺之賴陳宜中張世傑爲監護人之命復入相國幕空阬之敗又與

跋涉患難者年餘相國移屯潮州潸議趙海道相國不
聽使護海舟至官富場懼力單徑趨厓山兵潰悄焉未
幾相國亦被執潸在網羅中無所容力憂悴無復人形
猶力疾於五羊城一見相國而卒其生死願相依如此
潸始嘗宰縣繼奉朝旨改宣教郎除禮部架閣文字益
王時晉司農卿廣東提舉招討副使督府謀官又奏帶
行軍器監廣東招諭副使兼同都督府參謀官僉國之
臣始終以忠義相輔非相國門下士也余惜宋史及郡
邑志紀載不詳據相國指南錄參以所見各書爲之傳

文丞相天祥贈詩

使北贈杜貴卿二首

杖節辭王室悠悠萬里轅諸君皆兩別一士獨星言㤀鳥亂人意腥風銷客魂東坡愛巢客頗恨晩登門

昔趨魏公子今事霍將軍世態炎涼甚交情貴賤分黃沙揚暮靄黑海起朝氛獨與君攜手行吟看白雲

泰州贈杜貫卿

天高併地迴與子獨牢愁初作燕齊客今爲淮海遊半生誰俯仰一死其沈浮我視君年長相看比惠州按惠州丞相弟驛也

集杜句哭杜貫卿二首

昔沒賊中時中夜問道歸辛苦救衰朽微爾人盡非

高隨海上查子豈無扁舟白日照執袂埋骨已經秋

司農杜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三

獨松既破皋亭以降被髮左衽天下侯王一旅煢煢瘠哭倡義文公在前公死不避間關海道卒從二王崖山之敗殉國以亡九原曷歸公不可作拜公者誰不媿不作

太學博士王叔寶先生珏 杜文甫 陳仁玉

赤城新志王珏仙居人咸淳進士按係咸淳四年戊辰進士與赤城志所載天聖二年進士王珏別一人德祐初以太學博士權知台州與陳仁玉築城浚壕倡民起義堅壁以守城既陷赴泮橋水死之寇兵至欲取首級以獻功其姪賓虞服珏冠帶甘自殘以全珏遺體

大清一統志王珏字叔寶臨海人又曰仙居人咸淳進士累官太學博士權知本州事元脅太后詔台州降珏與兵部侍郎仙居陳仁玉本州教授臨海邵囦集民增陴浚隍堅壁以守城陷赴泮水死

台州外書陳仁玉字德公一字德翰號碧栖仙居人擢進士第理宗開慶元年官禮部郎中浙東提刑入直敷文閣歷侍郎告歸寓郡城德祐間謝太后詔天下州郡降元仁玉與權知州事王珏募民死守兵敗隱黄巖海中石塘山戒子孫世世無仕元仁玉博洽工詞翰嘉定中嘗重刻趙清獻集自爲序又有遊志編及菌譜行於世遊原作逰菌原作香蕈皆誤洪錫軒云序稱從嘉定中舊本重刊此似誤耳

寶慶會稽續志提刑題名陳仁玉開慶元年十一月初四日以祕書郎兼禮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除直祕閣浙東提刑兼知衢州集案按刻趙清獻集當在此時十一月初十日到任景定元年五月二十九日特陞直華文閣依舊八月十一日陞直敷文閣依舊九月初二日回司二十九日離任

台州府志王玨傳德祐丙子權知本州事伯顏南下玨與兵部侍郎仙居陳仁玉集義民堅壁以守亦忠義之士也

尊鄉錄節要博士王公名玨咸淳四年進士官至太學博士仙居人德祐丙午台州奉謝太后旨附降于元公

以太學博士權知州事與陳仁玉築城浚濠倡民義堅壁以守城既陷公赴泮橋水死之公之門人杜文甫以咸淳進士歷瑞安軍節推入元翰林學士趙與票薦之郡守邑宰親爲勸駕力以疾辭侍御史程文海尋奉旨宣召終不起其同時有陳天瑞楊珏亦咸淳進士陳師事王魯齋爲金華令楊號簡齋爲機督官入元俱終身不仕杜陳楊三公皆臨海人也按陳天瑞楊珏詳見性理之學

博士王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

宋德祐初天下爲夷將臣相臣厥角恐遲惟王博士卒殉以死寧與國亡不奉后旨亦有文甫天瑞簡齋屹然不仕與公爲儕我思若人涕泗盈把我觀我台可識天

下

赤城新志杜文甫臨海人咸淳進士歷瑞安軍節推德祐初除國子博士入元翰林學士趙與票薦於朝侍御史程文海奉旨宣召皆以疾辭終不起自號南峰山民兩浙名賢錄同

隱居通議咸淳七年同年小錄第一甲第二名杜文甫字實翁小名文舉小字用之年三十九八月二十二日生治賦兄奇縉雲主學曾祖侁祖芑父一桂故通直本貫台州臨海縣台州札記

遺文

瑞井記委羽山志云王珏字叔寶臨海人宋國子博士權本州事死國難

歲景定癸亥冬余偕杜生用之抵巖邑訪李生景文景傳二生款余於委羽山中因尋二徐故蹟竟不能得是以傷道學之淪喪弔芳躅於蒿萊徘徊悵望者久之已而相與抵空明洞天時日方午風暫息因留洞口拂石坐譚黃白之事俄有一樵叟亦息肩於茲焉致辭曰諸君子能談神仙亦知此中琪樹所植之處乎予趣謝非知叟指曰此前穴者是其處也閱歲久遠忽一夕爲風雷所撥里人斧以爲薪析之有文彩焚之有異香家人驚訝舉而棄之江自是無琪樹矣予曰有是哉是瑞也夫地能產異木或者下有異物乃命奚奴掘之甫尺有咫得方石無算須臾有泉湧出其味清洌甘美二生以

爲此地宜井遂命工鑿之因名曰瑞井云嗟嗟物之榮枯有時出處有數向使子輩不至斯地不遇此叟則琪樹無徵醴泉閉塞矣固知士有懷才抱德巖居穴處者不遇明良延攬則終於草萊而已孰得如是井之名於世也作瑞井記按用之杜文甫小字也李景文名森一名彬杜清獻公之猶弟景傳名材俱登鄉科號二李入元不赴試

光緒僊居志忠義傳陳仁玉字德公一字德翰號碧栖武科清卿正大之從子博洽工詞翰淳祐十一年以經筵列薦入史館補常州文學歷將作監丞開慶元年御筆特賜同進士出身十一月以秘書郎兼禮部郎官兼崇政殿說書除直秘閣浙東提刑兼知衢州得嘉定中

所刊趙清獻公文集舊本重刻之仍爲之序景定元年五月陞直華文閣八月陞直敷文閣九月赴都供職歷浙東安撫使兵部侍郎告歸寓郡城德祐元年謝太后詔天下州郡降元仁玉與權知州事王珏募民死守兵敗隱黃巖海中石塘山戒子孫世世無仕元著有遊志編菌譜行於世

遺書

遊志編

按是書雖佚而其目具存始沂水泰山終武夷象山蓋有志於聖賢之學非徒以臥遊爲事者也

遊志編序

湻祐癸卯罷匿閩在秋景氣極高迥望屋角山光與天合碧左右矗矗獻狀似相招相延苙有不勝情者而余適病趾弗能遊焉時獨矯首引酌誦遠遊招隱諸篇以自宣暢因懷自古山川之美人物之勝登覽遊從之適雖其有得于是有感于是者不能盡同而皆超然無有世俗垢氛物欲之累意謂古今樂事無過此者乃取自詠沂而下二千載閒迄于近世張朱氏衡山之遊高情遠韻聚見此編若身參其閒而目與之接胥應和而俱翔翔也吁世亦有好遊若余者乎旬有五日編成是爲序

天台陳仁玉

菌譜一卷

四庫全書總目宋陳仁玉撰仁玉字碧棲台州仙居人擢進士第開慶中官禮部郎中浙東提刑入直敷文閣嘉定中重刊趙清獻集其序即仁玉所作其事蹟則無考矣是編成於湻祐乙巳前有自序按葉夢得避暑錄話曰四明溫台山谷之閒多產菌又周密癸辛雜識曰天台所出桐蕈味極珍然致遠必漬以麻油色味未免頓減諸謝皆台人尤嗜此品乃併舁桐木以致之旋摘以供饌是南宋時台州之菌爲食單所重故仁玉此譜備述其土產之名品曰合蕈曰稠膏蕈曰栗殼蕈曰松蕈曰竹蕈曰麥蕈曰玉蕈曰黃蕈曰紫蕈曰四季蕈曰鵝膏蕈凡十一種各詳所

生之地所采之時與其形狀色味然不及桐君則未
諭其故也按是譜係說郛節錄本其原書已亡當本有桐君而陶氏刪之歟按爾雅
釋草曰中馗菌郭璞注曰地蕈也呂氏春秋稱和之
美者越駱之菌是菌自古入食品然為物頗微類事
者多不之及陳景沂全芳備祖僅載二條存此一編
亦博物之一端也末附解毒之法以苦茗白礬勻新
水咽之與張華博物志陶宏景本草注以地漿治之
者法又不同可以互相參證亦有裨於醫療焉按地漿可
以解百毒礬茗殆專治菌毒歟

菌譜序

芝菌皆氣茁也靈華三秀稱瑞尚矣朝菌晦朔莊生訕

之至若儁其食品古則未聞自商山茹芝而五臺天花亦甲羣彙僊居界台栝㠎山入天仙靈所宮爰產異菌林居巖棲者左右芼之固藜莧之至腴蓴葵之上瑞比或以羞王公登玉食自有此山郎有此菌未有此遇也遇不遇無預菌事緊欲盡菌之性而究其用第其品作菌譜淯祐乙巳秋九月山人陳仁玉序

遺文

趙清獻集序

開慶已未冬湖廣鑾輿仁玉自講厦受遣馳至太末未至城里許見有表曰孝弟里者知爲清獻趙公故所居也題顏漫漶門堠敧傾惕然不自安顧雖倥偬亟遣葺

之而以蘇長公所書扁刻之石心乃少安及逖逖既息頹諏公之遺文逸事而故府無傳焉嘻公為本朝第一流人此郡自生民以來亦未有如公之盛也一言一行後來者當尊奉以為標的而可闕弗著乎既乃訪得章貢所刊集本旁搜散帙以補足之刊成𥁞序所以刊之意仁玉竊惟天地之大曰誠而已誠則純純則久久則神金石可開也豚魚可孚也極而至於際天蟠地行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甚通而順甚捷而疾人見其妙用無方不可以限量計卽而察之則無以異於人也曰誠而已若公者其知誠之所為乎凡所行之質于天者此也凡所言之質于君者此也人稱其孝於親

忠於君清於身其美不可勝贊合而言之此誠也或曰公之學多出於佛及得濂溪爲僚而有聞焉宜於是焉變矣而卒不變仁玉謂公之堅清超卓可以離塵絕欲者偶與佛氏合至其發言制事立朝治郡之迹皆中度合則守常達變非蔽於佛者之爲也嘗試考濂溪措諸用者觀之有以異乎蓋自濂洛教澤未大彰明以前諸公往往以其性之所近而有得於佛者固多矣不當以是議公也因併著之景定元年八月郡守天台陳仁玉謹序

雜錄

吳禮部詩話大德丙午師道侍先君在仙居郭外數里

南峰僧寺山水頗清絕嘗二至焉寺有藍光軒宋季名士吳諒直翁講授其上壁間題刻詩詞甚有佳者略記三首於後郭三益詩云山光竹影交寒輝下有碧浸吹漣漪沙痕隱隱白鳥去石聲鑿鑿扁舟歸芝蘭發香禪味遠雲霧吐秀人家稀須知春事不可挽杜鵑已遶林中飛郭南渡後人嘗爲令陳碧棲仁玉騷詞云懷佳人兮山扃躡煙扉兮步輕蹇獨立兮山上空山無人兮寒松自聲懷佳人兮何許白雲封關兮猿鶴看戶羌有懷兮曷愬風虛徐兮檐鐸語遲佳人兮未來聊逍遙兮容與陳有文名以白衣召用作此時年甚少益懷吳直翁也台州府志吳諒字直翁仙居人端平二年進士終慈谿尉棻按赤城新志進士科無陳仁玉此云白衣召

用當得其實他書云登進士第非也又按駢詞當分二首

又萬嘉字愚民亦善詩中秋寄陳碧棲云秋氣清如此秋花香奈何人生還健在月色況明多有酒君當醉無愁我欲歌樓高俯松頂誰共酌姮娥三台詩錄萬嘉仙居人

教授林古泉先生夢正

赤城新志林古泉黃巖人博極經史爲文詞下筆輒數千言如不經思慮伯生揭曼碩皆與之交以遺逸舉授溧陽教授未幾蘄黃寇起古泉攝州事州陷遇害垂死罵不絕口賊怒磔其屍州南大樹上

徐一夔林先生哀辭始豐稿

林先生古泉者同郡黃巖人其先在宋時登進士第者

往往有焉先生生時宋已內附稍長無所干進去爲浮圖氏先生性聰敏凡六經百氏無不記覽成誦其爲文詞下筆輒千百言如不經思慮得者自負其才復歸於儒客吳楚間以授徒爲業不喜表暴吳楚間新進士初甚易之及見其講解著述則又莫不相敬伏久之去游京師清河元公蜀郡虞公豫章揭公先後以文章顯先生皆與之游而知先生者無如揭公揭公嘗薦於朝政府無與爲力者不獲用今上初賀丞相當國拔羅遺逸擢先生教授溧陽溧陽地肥沃有魚鼈稻米之饒其州之人咸知先生爭遣弟子來學又京師之達官貴人過賓是州者多先生故人亦來問候羈旅三十餘年及老

始獲一命稍若自適居無何蘄黃寇起溢出江以南且破溧上先生避居墟疃守臣應敵死州人迎先生攝州事有州將子鼓眾從賊先生聞之驚曰有是哉彼固世爵者親往曉以逆順州將子不從卒致賊陷州境遂害先生先生垂死罵不絕口賊磔其屍州南大樹上已而南行臺御史出討賊引兵過見之始加衣冠而葬於溧上錢塘之古唐僧寺有高僧曰本空師蓋先生初服時友也且同里始先生如溧時嘗舍其處余嘗謁焉先生既死其兒子某自溧走告師所以死狀師既爲位哭且語余曰盍哀之以辭辭曰

先生孑立兮屨操以强去蜑來歸兮于道之京鄉邑參

落兮羣蜚翱翔一枝不獲兮日夕彷徨鐘鼎以泰兮山
林以窮性固有自兮分或有當上林蓊鬱兮有聊遠行
才則超邁兮命實不臧末路筮仕兮於此州庠祿雖微
足兮時復不祥彼賊之訌兮何有天常以舌爲斧兮思
易其狂彼僭不率兮乃取其戕天道茫昧兮禍福無方
吁嗟先生兮乃罹此殃渺彼溧水兮其波洋洋馳想風
烈兮心神飛揚至死不惑兮我又何傷

輟耕錄溧陽儒學教授林夢正字古泉吾鄉人中書以
著述薦得官是歲賊衆寇溧陽獲其魁張某先生問曰
爾何人也應曰我父爲軍千戶紅巾入境逼我父爲帥
父以年老不堪從事令我代先生痛罵之曰爾之父祖

世為國家臣子而爾忍僞耶既而其勢復盛竟奪張去
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先生匿他處搜得張曰前
日罵我者非爾邪先生曰然張曰降我則俾爾為元帥
同享富貴先生曰爾僞也我何為降再三終不屈縛于
樹不解衣冠而殺之

浙江通志林夢正字古泉黃巖人以著述薦擢溧陽教
授賊寇溧陽獲賊魁張某問之曰我父為軍千戶紅巾
入境逼我父為帥父以年老令我代之夢正罵曰爾祖
父世為國臣而爾忍從賊耶既而賊勢復盛竟奪張去
下令曰生得林教授者有賞夢正匿他處搜得之張曰
前日罵我者非爾耶降我則俾爾為元帥夢正終不屈

縛於樹殺之

忠介達兼善先生泰不華 按乾隆中譯改泰不華爲台哈布哈

元史列傳泰不華字兼善伯牙吾台氏初名達普化文宗賜以今名世居白野山父塔不台入直宿衛歷仕台州錄事判官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能記問集賢待制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脩撰轉祕書監著作郎拜江南行臺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脫歡怙勢貪暴泰不華劾罷之文宗建奎章閣學士院擢爲典籤拜中臺監察御史順帝即位加文宗后太皇太后之號大臣燕鐵木兒伯顏皆裂地封王泰不華率同列上章言嫡母不宜加

徽稱相臣不當受王土太后怒欲殺言者泰不華語衆曰此事自我發之甘受誅戮決不敢累諸公也已而太后怒解曰風憲有臣如此豈不能守祖宗之法乎賜金幣二以旌其直出僉河南廉訪司事俄移淮西繼遷江南行御史臺經歷辭不赴轉江浙行省左右司郎中浙西大水害稼會泰不華入朝力言於中書免其租擢祕書監改禮部侍郎至正元年除紹興路總管革吏弊除沒官牛租令民自實田以均賦役行鄉飲酒禮教民興讓越俗大化召入史館與脩遼宋金三史書成授祕書卿陞禮部尚書兼會同館事黃河決奉詔以珪玉白馬致祭河神竣事上言淮安以東河入海處宜倣宋置撩

清夫用輥江龍鐵埽撼蕩沙泥隨潮入海朝廷從其言會用夫屯田其事中廢八年台州黃巖民方國珍爲蔡亂頭王伏之讎逼遂入海爲亂劫掠漕運糧執海道千戶德流干實事聞詔江浙參政朶兒只班總舟師捕之追至福州五虎門國珍知事危焚舟將遁官軍自相驚潰朶兒只班遂被執國珍迫其上招降之狀朝廷從之國珍兄弟皆授之以官國珍不肯赴勢益暴橫九年詔泰不華察實以聞既得其狀遂上招捕之策不聽尋除江東廉訪使改翰林侍讀學士知制誥同脩國史已而出爲都水庸田使十年十二月國珍復入海燒掠沿海州郡十一年三月詔孛羅帖木兒爲江浙行省左丞總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兵至慶元以泰不華諗知賊情狀遷浙東道宣慰使都元帥分兵于温州使夾攻之未幾國珍寇温泰不華縱火筏焚之一夕遁去既而孛羅帖木兒密與泰不華約以六月乙未合兵進討孛羅帖木兒乃以壬辰先期至大閭洋國珍夜率勁卒縱火鼓譟官軍不戰皆潰赴水死者過半孛羅帖木兒被執反爲國珍飾辭上聞泰不華聞之痛憤輟食數日朝廷弗之知復遣大司農達識帖木邇等至黃巖招之國珍兄弟皆登岸羅拜退止民閒小樓是夕中秋月明泰不華欲令壯士襲殺之達識帖木邇適夜過泰不華密以事白之達識帖木邇曰我受詔招降耳公欲擅命耶事乃止檄泰不華親至海濱

散其徒眾拘其海舟兵器國珍兄弟復授官有差既而
遷泰不華台州路達魯花赤十二年朝廷征徐州命江
浙省臣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復入海以叛泰不華
自分以死報國發兵扼黃巖之澄江而遣義士王大用
抵國珍示約信使之來歸國珍益疑拘大用不遣以小
舸二百突海門入州港犯馬鞍諸山泰不華語眾曰吾
以書生登顯要誠慮負所學今守海隅賊甫招徠又復
為變君輩助我擊之其克則汝眾功也不克則我盡死
以報國耳眾皆踴躍願行時國珍戚黨陳仲達往來計
議陳其可降狀泰不華率部眾張受降旗乘潮而前船
觸沙不能行華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

嘉業堂刊

璪泰不華覺其心異手斬之即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復斫死三人賊舉槊來刺輒斫折之賊羣至欲抱持過國珍船泰不華嗔目叱之脫起奪賊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仆投其屍海中年四十九時十二年三月庚子也僮名抱琴及臨海尉李輔德千戶赤盞義士張君璧皆死之泰不華既沒除江浙行省參知政事行台州路達魯花赤事不及聞命巳後三年追贈榮祿大夫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柱國封魏國公謚忠介立廟台州賜額崇節泰不華尚氣節不隨俗浮沈太平爲臺臣劾去相位泰不華獨餞送都門外太平曰公且止勿以我累公泰不華曰士爲知巳死寧畏

禍耶後雖爲時相擯斥人莫不趨之善篆隸温潤遒勁
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
赤城新志泰不華字兼善本白野山人父爲台州錄事
因生長于台初名達普化後賜今名以狀元及第累官
禮部尚書左遷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寇海上朝廷
命招之國珍詐遣其黨陳仲達請降兼善覺其有異手
劍斬之即前搏賊船奪賊刀殺其二人賊攢槊刺之既
死猶立不仆國珍投其尸于海詔封魏國公謚忠介立
崇節廟以祀之
三台詩錄按公長於台學於台又以台籍膺舉其送友
詩云君向天台去煩君過我廬可於山下問只在水邊

居明爲台人不得但列之名宦寓賢其在臨海或天台則未有確据也

台州札記公有送友還家詩云君向天台去煩君過我廬可于山下問只在水邊居門外梅應老窗前竹已疏寄聲諸弟姪老健莫愁予今莫詳其處按諸生吳敬儀言忠介所居在府城南二十里地名上岡北爲三姑南爲葉奧至今猶稱其地爲狀元府云又按忠介以至治元年及第時年十八當生於大德八年甲辰至至正十二年壬辰殉節年止四十九不宜稱老又與上梅應老復疑當作頑健爲是已亥元夕記

宋元學案泰不華字兼善以父爲台州錄事遂居於台家貧好讀書周仁榮養而教之年十七江浙鄉試第一明年對策大廷賜進士及第授集賢修撰累官禮部侍

郎至正元年除紹興總管召入史館與修三史歷禮部尚書出爲台州路達魯花赤方國珍作亂死之追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忠介

兩浙防護錄魏國公泰不華父塔不台仕台州錄事遂居台不華年十八舉進士及第授修撰順帝即位除江東廉訪使時方國珍燒掠沿海州郡遷不華宣慰使都元帥禦之以受國珍降遂被害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封魏國公謚忠介墓在府門山將軍巖

元詩選兼善好讀書以文章名善篆隸溫潤遒勁盛稱於時自科舉之興諸部子弟類多感勵奮發以讀書稱古爲事迨至正用兵勳舊重臣與有封疆之責者往往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望風奔潰敗衄逭逃之不暇而挺然抗節秉志不回乃出於一二科目之士如逵兼善余廷心者其死事爲最烈然後知爵祿豢養之恩不如禮義漸摩之澤也故論詩至元季諸臣以兼善爲首廷心次之亦足見一代之不負科名矣

雜錄

送逵溥化兼善赴南臺御史詩序 臨川虞集伯生撰 道園全集工

古人有言朝廷天下之事宰相可行之臺諫可言之行者或不無牽制而言者庶幾得以盡心焉非其位不得言得其位或不足於言故世以爲難也兼善以先朝進士第出入事今上天子於奎章之閣一日輟以爲行臺

御史此所謂得言之位可言之時能言之人者乎予聞之事有大小緩急之異小而急者驟言之大而緩者深言之而又有大且急者如東南水旱頻仍民力凋耗賦用不給者乎吾意兼善受命之日念故已在此矣醫之爲病也知證易用藥難藥具矣而病家用不用服不服又有不可知者而醫不敢不盡其技（承幹按元至正刊本作而醫不敢盡其）技聖天子在上視民如傷當亡以思無言不從無諫不入兼善在閣下朝夕之所見者也使數千里之遠如在旒纊之下非兼善吾誰望乎諸賢賦詩贈之虞集爲之序

祭白野公文　臨海朱右伯賢撰　白雲稿廿

惟公之心可以暴白於天地公之行足以孚信於神明學優於人人名著於朝野公之生無憾矣自受命統兵致身許國知無不爲而卒死於此嗚呼痛哉天不相之此五丈原之恨至今惜之公之存也浙水以東干城完矣保障固矣生民之安危繫焉天不鑒乎公獨不念夫民與顧以公之用心民衆之樂從而事乃不克是無天也其如公何嗚呼惜哉公年來爲時相擯斥而公夙夜拳拳不忘乎君父有屈原之誠公志吞逆賊勢盡力窮而罵賊不絕口有張巡之貞公之死無憾矣嗚呼哲人云亡邦國殄瘁則予生之悲慟又不止爲浙東郡之民矣繼自今以往學士君子其將疇依某辱公之知嘗從

公幕下而知公爲尤深適當遠違不能從公以死鳴呼
痛哉聞訃奔走載弔載唁悲哀莫已薄陳絮奠有牲在
俎有酒在樽神其來格庶鑒茲文
送達兼善赴南臺御史　仙居柯九思敬仲　丹邱生稿
楊花滿隄春已暮況是都門送客時其陪鵷鷺方自慰
遠乘驄馬令人思汀洲水闊生杜若山驛雲深啼子規
東南此去須行志斗米七千人苦飢
題達兼善書漁莊篆文　柯九思
閒居正憶龍頭客喜見秦人小篆文便到山中看摹勒
已拚半日臥寒雲
弔達普化元帥　黃巖戴氏婦𣳇秋蟾撰

汀頭沙磧正交舟江上人傳百戰憂力屈杲卿猶罵賊
死先諸葛未封侯波濤洶洶鯨橫海天地寥寥鶴怨秋
若使臨危圖苟免讀書端爲丈夫羞

滴水灣詩 府志滴水灣在馬鞍山側泰不華撫方國珍時死節處葬山下見尊鄉錄有詩云

黃山環滴水灣碧水環馬鞍山泰公討賊當其間西接
淇洋西草營賊旗搖曳愁人顏公去討賊何日還 按此詩蓋郎謝文肅鐸所作

滴水灣 國朝臨海馮甦雪瑤田撰 三台詩錄

泰公豪傑士討賊死空山血戰淇洋渚魂歸滴水灣雖
陽殘壘沒峴首斷碑閒祠墓今何在荒涼淚欲潸
唐門行同趙襄雲 梁孫衎堂拱宸作 國朝黃巖牟濟柏峰撰 排衎堂詩

鈔

趙孫兩生皆好事邀我同作唐門行唐門之行爲誰作
懷賢梓里心怦怦白野山人起元代射策丁年冠廷對
入爲言官直聲彰出任民牧仁膏沛獨憐國運遭陽九
忠誠空抱尊親戴竭來殉節仍故鄉埋玉此閒五百載
唐門之山𡽪而幽唐門之水清且瀏生不能若東坡學
士赤壁游洞簫鳴鳴吹清秋又不能若士行渡江手擊
楫誓吞胡羯復神州登高望遠心悽絕洋山青青海精
出海精入海成鯨鯢海堧從此多白骨山人奉詔屢督
師能文能武世莫窺儒將風流古來少神勇況備干熊
羆已焚火筏落𤈦膽畏威就撫夫何疑詎料渝盟同結

贊國士乃受賊民欺奪槊猛氣干星紀陰雲繚繞並尤
旗奎光忽迸碎欃槍掩其煇散落山水盡化作青燐飛
抱琴借赤盞誓死甘追隨同仇張與李捐軀亦不辭到
今忠魂毅魄應相依荒冢年年哯子規子規哯徹行人
耳悵觸往事猶涕欷我聞元季廷議罷科舉巴延兒悍
懾當亡救正雖有許有王過橋坼橋亦何取未幾石人
識起舉朝愁一局殘棋委莫收成仁取義上法交信國
乃在江州台州兩狀頭當世始識科名重科名重在兼
忠勇惜哉表章古無聞兩生懷古吟肩聳感我老大吟
清歌娑娑起舞神爲利以人傳地地增色詩傳人地更
如何行見英風健筆其不磨直與江頭雙塔爭嵯峨

軼事

元詩選達兼善爲台州守有所廉察因夜宿村家聞鄰婦有娣姒夜績者娣曰夜寒如此我有瓶酒在牀下汝可分其清者留以奉姑下濁者吾與爾飲之姒如其言起而注清者於他器且曰此達元帥也吾等不得嘗矣娣曰到底清耶遂笑而罷兼善聞之未曙即去其清節爲時所稱若此

遺書

重類復古編十卷

元史本傳云嘗重類復古編十卷攷正訛字於經史多有據云又見千頃堂書目今未見

顧北集

按此書葢詩文竝載不知卷數顧嗣立采其詩二十四首入元詩選又三台文獻戢其詩十六首內五律六首元詩選不載

遺詩錄十九首

衡門有餘樂

衡門有餘樂初日照屋梁晨起冠我幘亦復理我裝雖無草馬喧草木日夜長朝食園中葵暮擷澗底芳所願不在飽領顧亦何傷葵按後四句即汪信民言人啖得菜根則百事可做王曾言平生志不在溫飽之意士欲立品當從此始

衛將軍玉印歌

武皇雄略吞八荒將軍分道出朔方甘泉論功誰第一將軍金印照白日尚方寶玉將作匠刊刻姓名示殊賞蟠螭交紐古篆紋太常鐘鼎旌奇勳君不見祁連山下戰骨深中原父老淚滿襟衞后廢殂太子死茂陵落日秋風起天荒地老故物存摩挲斷文弔英魂

賦得上林鶯送張兵曹　二首錄一

春日陽關道鶯聲滿上林來從金谷曉飛度玉樓陰柳嫩難分色歌停稍辨音明朝空解語人去落花深

雪

朔風吹破屋曙雪下繽紛六合渾清氣千山盡白雲老蛟深閉蟄獨雁遠呼羣想像西湖路梅花瘦幾分

和年弟聞人樞京城雜詩四首

鳳詔頒初罷花陰轉玉墀鹽梅調鼎鼐絲竹奏咸池風靜鑪煙直雲開扇影移紫薇花下客爭賦奪袍詩

山勢北來遠河流東去長天階羅虎拜帝室降龍祥石鼓苔痕碧金盤露氣涼慚無賈董策三伏獻明光

落魄南州士看花媿不先未承金馬詔及見玉堂仙日月開雙闕星河麗九天何階近帝衮身惹御鑪煙

霄漢樓臺湧春風燕雀飛櫻桃臣舊賜苜蓿馬新肥清漏傳銀箭紅雲護衮衣窮經初進士慚授一官歸

宿龍潭

倦游借禪榻客意稍從容落日江船鼓孤鐙野寺鐘竹

吳興劉氏嘉業堂刊

雞號雨過山杵帶雲春半夜波濤作長潭起臥龍

寄同年宋吏部

金鏡承恩對紫薇錦韉白馬耀春暉謾隨仙仗朝天去不記宮花壓帽歸海國風高秋氣早關河雲冷雁聲稀嗟余已屬明時棄自整絲綸覓釣磯

與蕭存道元帥作秋千詞分韻得香字

芙蓉宮額半塗黃雙送秋千出畫牆簾底燕驚花雨亂樹頭蜂繞纖塵香巧將新月添眉黛閒倩東風響佩璫歸去綠窗和困睡暫憑春夢到遼陽

春日宣則門書事柬虞邵菴

三月龍池柳色深碧梧煙暖日愔愔鋒粘落絮縈青瑣

燕逐飛花遶綠沈儤仗曉開班玉筍雲韶春奏錫瓊林

從臣盡獻河東賦獨有相如得賜金

送趙常伯淮西憲副

東華晨霧正霏霏使者分符向合肥封事尙留青瑣闥

蒙恩近出紫宸闈江涵曉日明樓艓風引春雲上繡衣

珍重故人千里別綠尊酒盡莫相違

寄姚子中

頻趨青瑣備朝班焚卻銀魚掛鐵冠琪樹有枝空集燕

竹花無實謾棲鸞漢廷將相思王允晉代衣冠託謝安

舉世只今多雨露上林芳草似琅玕

絕句二首

繡幙鉤月夜生涼花霧陰陰入畫堂吹徹玉簫人未寢
更添新火試沉香
金吾列侍擁旌旄五色雲深雉尾高視草詞臣方退食
內官傳敕賜蒲萄
送王奏差調福州
春水溶溶滿鑑湖蘭舟長護錦屠蘇可憐走馬閩山道
榕葉陰中聽鷓鴣
題祁眞人異香卷
金闕芙蓉擁畫山天香縹緲碧雲間夜深放鶴三花樹
自把黃庭月下看
送新進士還蜀

金絡絲韁白鼻騧錦衣烏帽小宮花臨邛市上人爭看不是當年賣酒家

教授陳石門先生鏗翁

赤城新志陳鏗翁太平人洪武中平陽教授有石門稿入明薦舉

按溫州府志明時平陽爲縣有教諭訓導而無教授惟元自元貞元年陞州後志載教授十九人鏗翁與焉又載陳高學田記作陳鑑翁此係字誤實一人也鏗翁之後尙有趙儀孔逕二人則其爲元至正閒任審矣赤城新志紀其官爲教授不誤言洪武中則誤也

黃巖縣志陳鏗翁字太希號石門初從於相祝蕃遠遊相蕃遠皆淵源於車玉峰者也元至正中辟任平陽州教授明洪武初以元故官不仕獲罪死著有石門集宋太史濂爲敘稱其學得考亭支流人品學問推重海內

太平縣志陳鏗翁字太希號石門虞奥人其學得之祝進士蕃遠升嘗從桐嶼於相遊二人皆出車玉峰之門實淵源朱晦翁故邃極於理所爲文皆切實及門甚衆明初由薦授平陽教諭晚以非罪遣籍沒乏嗣人皆冤之所著有石門集

按此傳沿赤城新志之誤而改教授爲教諭則更非矣

遺書

石門集 一作石門詩集今佚

太平縣志宋濂敘稱石門之學得朱考亭之支流人品學問推重海內爲詩氣充詞暢渾厚精醕大雅奏而黃鍾鳴非求工於一言隻字若蒼蠅之聲與出於蚯蚓之竅者也又稱至正朝起徵辟任平陽教授然則石門實以元故官不仕獲罪鈔沒前志載洪武徵辟爲誤此又關先生生平出處大節附載於此以俟考焉

遺詩 二首見方城遺獻

江郁漁樂

漁翁具小舟移家入清漲網舉鮮可食江闊槳攤蕩天

荒地忽老一夜風雨横山山喬木折茅屋獨無恙此時
然楚竹鄰舟歌且放身世了無羈浩蕩隨所向

瀑布

翦刀峰畔蜿蜒宅噴薄銀河下翠微天上但聞風雨至
巖前長見雪霜飛千尋玉繭騰春淚五色珠璣弄夕暉
底事山童催我去不知到此已忘歸 按雁山大龍湫前有忘歸亭

遺文二首見赤城後集

悅親堂記

人之大倫有五而親莫親於父母人孰無愛親之心愛
而能忠養者或寡矣同邑陳君子安倜儻而嗜學余納
約久矣闊別十數年君之子益壯孫益衆堂之東有堂

焉揭曰悅親山陰王氏汲古所書也且曰子爲我記之非徒定省以自勖將以垂法子孫焉君世居星嶼之麓昆弟三孝養惟均子安卜築水之西距故廬二里祁寒溽暑左右就養靡倦伯兄子英旣物故季弟子文遠謫淮甸乃自念曰吾母之所以娛朝夕者我當專之乃經乃營復新是堂欲以迎養而母胡氏素安故廬若未易移其志者乃從宗族長老屢請之洪武丙辰秋九月始得請乃率家人子孫迎母來居甘旨滫瀡有其饋巾櫛匜匜有其器左右使令有其媵暑有窗牖以追涼寒有帷薄以生温坐臥興居舉當其意堂之外有圃可採而蔬圃之外有田以秔以稻柵有雞豚池有魚鼈有以適

其體有以悅其心忘倚門之思無咋指之念膝下孫曾鐙前笑語黃髮兒齒今且踰八袠矣子安可謂忠養矣古之人有平反以悅母有販輿以娛親有斑斕以詐小覛君豈相遠哉抑吾聞孟軻氏有曰悅親有道不誠乎身不悅乎親矣君當益懋夫誠身以爲悅親之本則人不閒於鄉黨宗族之譽矣君勉乎哉余幼負笈遠方長而跼蹐江海風木之念每惕然於中於君安得不深慕而敬羨焉故樂爲之記

松桂軒記

天台雁宕之交有谷曰洞黃洞言谷黃言姓也谷之中峰嶔崟碕礒左右並馳而南出若運肘然溪流盤束兩

山間路則自谷之口遡溪而入土田腴而鄰居少黃氏自五代時卜築於是今十三世矣環其居山厓間皆松也屋之前有大桂偃蹇輪囷當自其始祖時植之桂上歧爲二榦連蜷而蓊蔚旁挾煙霞下覆室廬勢有以抗羣松而與之爭秀黃氏谷春開軒朝夕盤桓其中延師取友論文賦詩或撫孤松而嘯或倚丹桂而吟因扁曰松桂軒來者浹旬朔而忘去各賦韻語以道其勝屬余敘其端余曰蘙之松松而不桂詵之桂桂而不松今一關軒而並美具春林膩粉秋花屑金夏簟生寒冬窗含翠笙簧奏而天香飄可謂得讀書松桂林之趣矣雖然柯楷讀書而何山以名李白讀書而匡廬以顯山谷之

誘並將因人發之矛其困名責賞勉之不已傾籯金而
旨禮義使後人謂是洞以爲黄公讀書之洞無林慚澗
媿之識則在子而已矣

台學統卷卅

黃巖王棻
吳興劉承幹

氣節之學十一 忠節中

訓導葉居升先生伯巨

明史列傳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通經術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按平遙縣屬山西汾州府）洪武九年星變詔求直言伯巨上書略曰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三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繁也求治太速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上下等差各有定分所以強榦弱枝遏亂源而崇治本耳今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

競之弊而秦晉燕齊梁楚吳蜀諸國無不連邑數十城郭宮室亞於天子之都優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必生觖望甚者緣閒而起防之無及矣議者曰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雖廣立法雖侈豈有抗衡之理臣竊以為不然何不觀於漢晉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一削其地則遽構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攻伐遂成劉石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為太過者也昔賈誼勸漢文帝盡分諸國之地空置之以待諸王子孫向使文帝早從誼言則

必無七國之禍廟及諸王末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
滅其衞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
然後諸王有賢且才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屏與國
同休割一時之恩制萬世之利消天變而安社稷莫先
於此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任德結民心以
任刑失民心者國祚長短悉由於此古者之斷死刑也
天子撤樂滅膳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固欲其並生
非欲其即死不幸有不率教者入於其中則不得已而
授之以刑耳議者曰宋元中葉專事姑息賞罰無章以
致亡滅主上痛懲其弊故制不宥之刑權神變之法使
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又以爲不然開基之主垂範

百世一動一靜必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笞杖徒流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旣無假貸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裁自聖衷遂使治獄之吏務趨求意旨深刻者多功平反者得罪欲求治獄之平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又刪定舊律諸則減宥有差矣然未聞有戒敕治獄者務從平恕之條是以法司猶循故例雖聞寬宥之名未見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此非可以淺淺期也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爲榮以罷職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溷跡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

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敦迫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所學或非其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一有差跌苟免誅戮則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爲常不少顧惜此豈陛下所樂爲哉誠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竊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少矣而犯者相踵良由激勸不明善惡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既廢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也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少戾於法上將録長棄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苛其所短而置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短則中庸之材爭自奮於廉智儻苛其

短而棄其長則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朝
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朝不謀夕棄其
廉恥或事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
非用刑之煩者乎漢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
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
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殆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且
夫强敵在前則揚精鼓銳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
賊竄突山谷以計求之庶或可得顧勞重兵彼方驚散
入不可蹤跡之地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
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數千里之地室家不得
休居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眾向者流移他所朝廷

許其復業令附籍矣而又復遷徙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戸口盛而後田野闢賦稅增令責守令年增戸口正爲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旨分釋還家而其心猶不自安已起戸口雖蒙憐恤而猶見留開封祗候訛言驚動不知所出況太原諸郡外界邊境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願自今朝廷宜存大體赦小過明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超遷之殘酷哀歛者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在居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戸口見留開封者悉放復業如此則足以隆好生之德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

至於文景而始稱富庶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非一朝一夕故也今國家紀元九年於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可謂治矣而陛下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信而暮猜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者有之乃至令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臣愚謂天下之趨於治猶堅冰之泮也冰之泮非太陽所能驟致陽氣發生土脈微動然後得以融釋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

於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先於朝廷知所尚古郡守縣令以正率下以善導民使化成俗美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末也今之守令以戶口錢糧獄訟為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為虛文而置之將何以教養斯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視種藝次第旱澇戒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諸生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師生缺員甚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於社學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乃今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徒存其名

守令不過具文案備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臨亦但循
習故常依紙上照刷未嘗巡行點視也興廢之實上下
視爲虛文小民不知孝弟忠信爲何物而禮義廉恥埽
地矣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宣導德化訪察善惡聽訟
讞獄其一事耳今專以獄訟爲要忠臣孝子義夫節婦
視爲末節而不暇舉所謂宣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
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
遷善遠罪乃治之大者此守令風憲未審輕重之失也
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
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升之司馬曰進
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

爲之之詳若此故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諸生考於禮部升於太學歷練眾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上法成周然而升於太學者或未數月遽選入官間或委以民社臣恐其人未諳時務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乘國政而下困黎民也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有幾臣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爲當作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葢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名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泊乎末年忠臣義士視死如歸婦人女子羞被汚辱此皆教化

之效也元之有國其本不立犯禮義之分壞廉恥之防不數十年棄城降敵者不可勝數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莫若敦仁義尚廉恥守令則責其以農桑學校爲急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以平獄緩刑爲急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諸生升於太學者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或五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辦事以觀公卿大夫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治道既得陛下端拱穆清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吉祥莫不畢至

徇何天變之不消哉書上帝大怒曰小子閒吾骨肉逮

逮來吾手射之既至丞相乘帝喜以奏下刑部獄死獄中先是伯巨將上書語其友曰今天下惟三事可患耳其二事易見而患遲其一事難見而患速縱無明詔吾猶將言之況求言乎其意蓋謂分封也然是時諸王止建藩號未曾裂土不盡如伯巨所言迨洪武末年燕王屢奉命出塞勢始強後因削奪稱兵遂有天下人乃以伯巨爲先見云

大清一統志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以國子生授平遙訓導洪武九年因災異上書凡數千言曰分封太侈曰用刑太繁曰求治太速帝覽書大怒命繫刑部瘐死獄

東福王時追贈御史謚忠愍

赤城新志葉伯巨字居升寧海人洪武初由國學分教平遙縣適星隕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卽爲書以進曰分封太侈也用刑太煩也求治太速也累萬餘言皆切直上大怒詔繫刑曹卒於獄死猶不仆事見遜志齋集按死猶不仆四字似衍

寧海縣志葉伯巨字居升東倉人西潤公四世孫也按西潤宋相葉夢鼎性倜儻穎悟有奇才好讀書習於禮文少名於鄉居父喪哀毀過制遂至嘔血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人知其無他亦不之恨洪武初以邑庠生入太學會詔

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亘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亘奮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皆鑒觀前代之失矯其弊而太過者其三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曰求治太急曰用刑太煩今四方已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寛厚御之視誅殺人如蠖蠖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與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民困於下治惡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

然非敗之根也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
而燕秦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
爲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患難
見者也語甚切直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無子今祀
鄉賢按此傳略本遜志齋集

樸菴謹論曰或問於余曰錫土姓者唐虞之治也並建
[illegible]親戚以藩屏周者武周之制也有宋大儒若程子張
[illegible]子朱子皆以封建井田寓兵於農爲三代聖王之
[illegible]良法美意殷殷然欲講明而修復之而深以柳子厚
[illegible]必封建論爲非是明太祖皇帝既有天下分王諸子
[illegible]爲國屏翰蓋法三代聖王封建之制而爲有宋諸大

儒所禱祀求之而不得者也今葉居升乃昌言擊詆其太過敢非三代聖王之制而自是其愚宜乎太祖怒其離間骨肉而欲致之死也且明之兆亂不在封建諸子而在削奪親藩向使建文嗣位仰體皇祖親愛之心益與諸父講親睦之誼同其好惡信愛不疑其有倡爲削奪之謀如齊黃之輩則以離間骨肉罪之明正典刑布告天下燕王雖雄猜亦何由興靖難之師而釀篡弒之禍哉然則燕王之亂正居升之議有以兆之也而史乃稱爲先見不亦謬乎余應之曰若吾子之論所謂言僞而辨者歟夫封建之制雖本三代聖王然其初起之時蓋在洪荒之世柳子言

之備矣今明太祖當大統初集之時而封建諸王自
樹之敵亦何異漢之高帝欲封六國之後哉且予亦
未諦觀葉氏之書耳彼言分封太侈尾大不掉非謂
不當分封也彼言限其疆理以待封諸王之子孫非
謂削奪之也誠使太祖能用其議則必無周代湘齊
岷五王廢死之禍使惠帝能用其議則必無燕王稱
兵之禍此其處置得宜雍容不迫實能因禍而爲福
轉敗而爲功也豈徒先見之明哉徒以明太祖之雄
猜忮忍而已以疏遠小臣言人骨肉犯其所忌殊非
明哲保身之道耳吾謂葉氏用賈生之議其人亦似
賈生所謂志大而量小才有餘而識不足者也予乃

援齊黃削奪之謀橫詆葉氏是夷賈生於鼂錯也不亦過乎或曰有宋諸儒吾子所尊信而勿敢倍者也今乃橫議其非何歟余曰宋諸大儒直接孔孟之緒默察神契身體而力行之誠非後儒所能幾及至論治體則或有泥古之失反古之弊未敢阿私所好也且如封建井田自秦郡縣阡陌而後必不可以復行蓋無疑義至於寓兵於農則其妨田害民尤爲蒼生之大患試觀杜甫石壕吏無家別諸詩亦可見唐之府兵略仿古制而遺害已無窮矣然則井田封建兵農合一之法雖起三代聖王於今日亦決不忍復行者也彼葉氏之書但言分封太侈而未嘗言分封不

可吾猶惜其非探本之論耳而子乃反以爲過不亦
異乎或唯唯而退遂書之光緒辛巳臘月立春日

祭葉居升文　寧海郭濬士淵撰　三台文獻

維年月日友生郭濬謹以牲酒致祭於亡友居升二兄上舍之靈曰烏乎我初與兄邂若路人及辱兄知始交以親出入黌舍屢更冬春兄不我鄙德義日新我有所規必兄是詢我有所抑必兄是伸我悲君戚兄喜我忻兩心一志異形一身謂當終始追躡後塵豈意人事會必離㭊我羅大難兄遊上國我跡栖栖兄譽赫赫六海之東一天之北哀樂不聞形影莫即每眺雲天有淚霑臆及我制禫翱遊上庠兄客晉鄗復爾相望廿年正月

兄上封章甘荼代飴以水浣腸我亦不揆才劣德涼謂彼枯槔或助霈霶乃裂肝膽奮排彼蒼艱屯困苦甘蹈死亡兄志亦定刀鍔劍鋩謂生必死謂抑必揚苟死有所何必首陽從容瞑目若返故鄉我時寢疾聞之孔傷慷慨激烈痛思難忘乃號神明若顛若狂中夜仰觀魂兮何方山嶽河海雨風露霜金玉鐵石松柏豫章虎豹龍蛇麒麟鳳凰何寓何託往來八荒明不可見幽不可量涕若迸泉日焉霑裳令弟遠來艱難奉喪相顧慟絕摧折衷腸人情至此莫奠一觴風雨之夕時節之良緬焉平昔躑躅徬徨惟今年春天我禍殃復以母痛來歸故邦喙息猶存恆若負芒念兄之義礪山帶江蒙犯禮

制奔走室堂其我同志送兄承蕨兄其有聞豈在馨香鳥乎我觀天道豈真茫茫寸未必短尋未必長紛紛督夫魚目夜光豈知物理必晦而彰我兄之死莫究否臧我輩無憾俗論何妨兄其聽之尚享

分教葉公贊 謝鐸 尊鄉錄節要三

治亂之機智者能識識或不言曰非我職長沙年少非漢大臣流涕痛哭歷數以陳公教一方論天下事剴切萬言知禍必致仗馬一斥日食晏然噫公可作吾為執鞭

萬言書 明文衡 論諫錄

臣居升幸備生員首蒙寵錫令教山西書伏自開學以

求罄竭所聞訓誨民間子弟常恐未見成效身塗草野
無以上報聖朝養育之恩私切自念近者欽讀聖詔有
曰欽天監報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於是靜居日省皆古
今乾道變化殃咎在乎人君尋思至此徬徨無所措手
足惟詔臣民詳言朕過四海聞之懽呼雷動皆曰此大
禹成湯罪己之道復見今日矣孔子曰丘也幸苟有過
人必知之是過也聖人所必有知其有過樂聞而改之
此聖人之所以益聖也今天下之士苟有見聞者莫不
欲竭其心思智慮以應詔書之求況臣愚蒙久承養育
陶成以至今日敢不披露腹心以聞惟聖主詳擇之臣
愚觀漢晉唐宋之世皆有災異之變始因刑政失宜賢

患倒置遂致綱紀不振或政失於權臣或勢移於方鎮
患不生於女禍則困於夷狄上下偷安苟延歲月諫書
屢上曾莫之省天變於上而不知戒人怨於下而不知
恤天下已壞而莫能救也臣每讀史至於其間未嘗不
切齒熱中不止太息而已迄元之季天人厭亂既極天
命眞人以聖神文武之資掃除亂略四海英雄坐致闕
下沙漠絕徼罔不臣服方宵衣旰食以圖雍熙之治凡
漢晉唐宋之失今皆無有然而天變於上以致日月星
辰失序或者鑑觀前世之失矯枉其弊而又太過者歟
漢賈山有言曰忠臣之事君也言切直則不用而身危
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明主之所急聞忠臣之所以蒙

死而竭之也臣今有芻蕘之言雖未足以明道敢切直言之庶盡忠臣事明主之心乎臣聞王者之心上通乎天王者之動上應乎天審天下之治否者則求其端於天而已天之陰陽五行日月星辰其可見也使陰陽交和五行順序日月星辰得其常天下雖未善治謂之治焉可也陰陽錯繆五行不得其序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天下雖無事謂之不治可也稽之天道察之人事而後可以論治亂之實矣臣觀當今之事太過者有三曰分封太侈也曰用刑太繁也曰求治太速也何以明之曰者君之象也月者臣之象也五星者卿士庶人之象也臣愚不知星術姑以所聞於經傳并摭前世已行之得

失者論之詩曰彼月而食則惟其常陰盛陽微則爲不善矣今日刑於月猶之可也而日月相刑者則月敢抗於日臣敢抗於君矣切觀主上之有天下掃除羣雄如踏草芥包絡豪傑如臂使指令公卿大臣數十萬之眾戰必勝攻必取者朝廷遣一介之使召之則拱手聽命無敢後時況敢有抗衡者乎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三國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使上下等差各有定制上得以兼乎下下不得以兼乎上蓋所以強幹弱枝以遏亂原而崇治本也國家裂土分封使諸王各有分地以樹藩屏以復古制蓋懲宋元孤立宗室不競之弊也然而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

國各盡其地而封之都城宮室之制廣狹大小亞於天子之都賜之以甲兵衛士之盛臣恐數世之後尾大不掉然後削其地而奪之權則起其怨如漢之七國晉之諸王否則恃險爭衡否則擁眾入朝甚則緣間而起防之無及也此皇天眷國之甚或者譴告以相刑之象歟今議者曰諸王皆天子親子也皆皇太子親骨內也分地雖廣制度雖侈所謂犬牙相制盤石之宗天下服其強耳豈有抗衡之理邪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今王亦爵也漢謂諸侯王亦不過三分之位耳禮莫大於分使王侯之國與京畿同則爲列國矣何有君臣之分乎今秦晉燕齊梁楚吳閩諸國皆連帶數十城而復優之

似制假之以兵議者何不撫漢晉之事以觀之乎孝景皇帝漢高皇帝之孫也七國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孫也當時一削其地則遽搆兵西向晉之諸王皆武帝之親子孫也易世之後迭相擁兵以危王室遂成五胡雲擾之患由此言之分封踰制禍患立生援古證今昭昭然矣此臣所以爲太過者歟昔賈誼勸漢文帝早分諸國之地空之以待諸王子孫謂力少則易使義國小而無邪心向使文帝盡從誼之所言則必無七國之禍願及諸王未之國之先節其都邑之制減其衛兵限其疆理亦以待封諸王之子孫此制一定然後諸王有聖賢之德行者入爲輔相其餘世爲藩輔可以與國

同休世世無窮矣割一時之恩以制萬世之利以消天變以安社稷天下幸甚臣又觀歷代開國之君未有不以苟德緩刑而結於民心亦有不以專事刑罰而結民心國祚長短悉由於此三代秦漢隋唐享國之數具在方冊昭然可觀其故何也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此可以見天地好生之心與聖人守位之道矣然而禁民為非之義特居末者明不得已而用刑而不專任刑罰也古者斷死刑天子為之撤樂減膳而寓慘怛之意於其閒誠以天生斯民立之司牧而教養之俱欲其並生於天地之閒也不幸而不率教者入

於其中則不得不刑之耳故其仁愛之篤浹於民之肌
膚淪於民之骨髓民思其德愈久而不忘故其子孫享
國久遠者六七百年近者亦三四百年豈偶然而已哉
今議者曰宋元中葉之後紀綱不振專事姑息賞罰無
章以致亡滅此行小仁而滅大義雖有其位而不能守
之主上所以痛懲其弊而矯枉之者也故制不宥之刑
權神變之法使人知懼而莫測其端也臣聞開基之主
垂範百世一動一靜必合準繩使子孫有所持守況刑
者民之司命可不慎歟夫刑罰貴乎得中過與不及皆
非天討有罪之意也使刑政不立而强暴得以相陵則
國非其國矣則刑法繁苛而政治促急而民無所措手

足矣姑以當今刑法言之笞杖徒留死今之五刑也用此五刑既無假貸一一出乎大公至正可也而用刑之際多出聖衷致使治獄之吏務從深刻以趨求上意深刻者多獲功平允者多得罪或至以贓罪多寡爲殿最欲求治獄之平允豈易得哉近者特旨雜犯死罪免死充軍其餘以次傚流徒律又刪定舊律諸條減宥有差此漸見寬宥全活者衆而主上好生之心已藹然布乎宇內矣然未聞有戒治獄務從平允之條是以法司之治獄猶循舊弊雖有寬宥之名而未見有寬宥之實所謂實者誠在主上不在臣下也故必有罪疑惟輕之意而後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必有王三宥然後制刑之政而

後有囹圄空虛之效此非可以淺淺致也唐太宗皇帝謂侍臣曰鬻棺之家欲歲之疫匪欲害於人欲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一獄必深求以成其考今作何法使得平允太宗矯隋之暴刑法務從寬宥猶患及此況今立法嚴密以矯寬縱能無是失何以明其然也古之爲士者以登仕版爲榮以罷職不叙爲辱今之爲士者以混迹無聞爲福以受玷不錄爲幸以屯田工役爲必獲之罪以鞭笞捶楚爲尋常之辱其始也朝廷取天下之士網羅捃摭務無遺逸有司催逼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師而除官多以貌選故所學或非其所聞而其所用或非其所學洎乎居官舉動一跌于法苟免誅戮則

必屯田工役之科所謂取之盡錙銖用之如泥沙幸是爲常不少顧惜然此亦豈人主樂爲之事哉欲人之懼而不敢犯也切見數年以來誅殺亦可謂不細矣而犯者日月相踵豈下之人不懼法者良由激濁揚清之不明善惡賢愚之無別議賢議能之法旣廢以致人不自勵而爲善者怠宋程頤有言曰君子小人常相半也天下治則小人多化爲君子而君子多於小人天下亂則君子多化爲小人而小人多於君子此言在上之人有以化之耳有人於此廉如夷齊智如良平一或不謹少戾於法上之人將錄其所長棄其所短而用之乎將舍其所長指其所短而寘之法乎苟取其長而舍其所短

則中庸之才爭以爲廉爲智而成有用之君子矣苟取其短棄其所長爲善之人皆曰某廉若是某智若是少不如法朝廷不少貸之吾屬何所容其身乎致使今之居位者多無廉恥當未仕之時則修身畏愼動遵律法一入於官則以禁網嚴密朝不謀夕遂棄廉恥或事掊克以備屯田工役之資者率皆是也若是非用刑之煩者乎漢之世嘗徙大族於山陵矣未聞實之以罪人也今鳳陽皇陵所在龍興之地而率以罪人居之以怨嗟愁苦之聲充斥園邑朝廷知非所以恭承宗廟意也近今就中願入軍籍者聽之免罪復官者有之而猶聞有拘其餘丁家小在屯夫有罪之家長既赦而任之以政

矣餘丁家小復何罪哉夫强敵壓則揚精鼓銳奮三軍之氣攻之必克擒之必獲可也今賊人僞四大王突竄山谷如狐如鼠無窟可追以計獲之庶或可得而乃勞重兵以討之彼之驚駭潰散兼之深林大壑人跡不能追蹤之地與之較奔走則彼就熟路而輕行與之較死生則彼負必死之氣三軍之衆孰肯舍死而爭鋒哉今捕之數年既無其方而乃歸咎於新附戶籍之細民而遷徙之騷動四千里之地雞犬不得寧息況新附之民日前兵難流移他所朝廷許之復業而來歸者今就附籍矣乃取其數而盡遷之是法不信於民也夫有戶口而後田野闢田野闢而後賦稅增今責守令年增戶口

正為是也近者已納稅糧之家雖承特旨分釋還家而
其心猶不自安邑起戶口雖蒙憐恤見留開封聽候合
軍士散漫村落居民不知所為訛言驚動況太原諸郡
外界邊鄙民心如此甚非安邊之計也臣恐自茲之後
北郡戶口不復得增矣何者小民易動而難安今之小
民以為新籍在官乃見遷徙不報反易逃匿若欲遷徙
乎一槩而遷之我奚先受其殃乎凡此皆臣所謂太過
而足以召災異者也未見其可以結民心而延國祚者
也晉郭璞有言曰陰陽錯繆皆煩刑所致今之天變豈
非煩刑所致者乎臣願自今朝廷宜錄大體赦小過明
詔天下修舉八議之法嚴禁深刻之吏斷獄平允者則

起遷之苛刻聚斂者則罷黜之鳳陽屯田之制見任家小在屯者聽其耕種起科已起戶口見留開府者悉放復業當差如此則人主足以隆好生之德以樹國祚長久之福而兆民自安天變自消矣昔者周自文武至於成康而後教化大行漢自高帝至於文景而後號稱富庶文王武王高帝之才非不能使教化行以致富庶也蓋天下之治亂氣化之轉移人心之趨向皆非一朝一夕之故致治之道固不可驟至今國家紀元九年于茲偃兵息民天下大定紀綱大正法令修明亦可謂安矣而主上切切以民俗澆漓人不知懼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故或朝誅而暮犯者有之昨日所進今日被戮

者有之乃至命下而尋改已赦而復收天下臣民莫之適從而不能相安者甚不稱主上求治之心也臣愚謂天下趨於治也猶堅冰之將泮也冰之堅非太陽一日之光能消之也陽氣發生土脈微動和氣蒸之然後其融釋然聖人之治天下亦猶是也刑以威之禮以導之漸民以仁摩民以義而後其化熙熙也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此非空言也況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民俗雖漓而民好善惡惡之心則未嘗泯也因其好善惡惡之心以正其風俗則求治之道在是矣求治之道莫先於正風俗正風俗之道莫先於使守令知所務使守令知所務莫先於使風憲知所重使風憲知所重莫

先於朝廷知所尚則必以簿書期會獄訟錢穀之不報爲可恕而流俗失事敗壞爲不可不問而後正風俗之道得矣風俗旣正天下其有不治者乎古之爲郡守縣令爲民之師帥則以正率下導民善使化成俗美者也征賦期會獄訟簿書固其職也今之守令以戸口錢糧簿書獄訟爲急務至於農桑學校王政之本乃視爲虛文而置之不問將何以教養黎民哉以農桑言之方春州縣下一文帖里甲回申文狀而已守令未嘗親點視種蒔次第旱澇預備之道也以學校言之廩膳生員國家資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各處師生缺員者多縱使具員守令亦鮮有以禮讓之實作其成器者朝廷切切

以社學爲重教民之急務故屢行取勘師生姓名所習課業如是之詳今之社學當社鎮城郭或但置立門牌遠村僻處則又具其名耳守令亦未嘗以教養爲己任徒具文案以備照刷而已及至憲司分部按臨亦但循習故常照依紙上照刷亦未嘗差一人巡行點視興廢之實上下視爲虛文如此小民不知孝悌忠信爲何物鬬爭之俗成姦詐之風熾而禮義廉恥埽地矣此守令未知所務之失也風紀之司所以代朝廷班導風化訪察善惡條舉綱目揔治萬事至於聽訟讞獄其一事爾今專以獄訟爲要務以獲贓多者爲稱職以事蹟少者爲闒茸一有不稱雖有忠臣孝子義夫節婦視爲虛文

朱節而不暇舉若是謂之察惡亦近之矣所謂班導風化者安在哉其始但知以去一贓吏決一獄訟爲治而不知勸民成俗使民遷善遠罪爲治之大者也此風憲昧知所重之失也守令親民之官風憲親臨守令之官未知所務如此所以欲求善治而卒未能也王制論鄉秀士升於司徒曰選士司徒論其秀士而升於太學曰俊士大樂正又論造士之秀者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其考之詳如此成周得人爲盛今使天下郡邑生員考於禮部升於太學使歷練衆職任之以事可以洗歷代舉選之陋而上法成周之制矣然而郡邑生員升於太學或未數月

遴選入官委之以郡者間亦有之臣恐此輩未諳時政未熟朝廷禮法不能宣導德化上乖國政下困黎民雖曰國家養育之仁然世間奇材罕有如顏回耿弇鄧禹者固不可拘於常法雖賈誼之材漢朝以其年少難委之開國以來選舉秀才不爲不多所任名位不爲不重自今數之在者寧有幾人乎臣恐後人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昔年所舉之人豈不深可痛惜乎凡此皆臣所謂求治太速之過也昔者宋有天下葢三百餘年其始以禮義教其民當其盛時閭閻里巷皆有忠厚之風至於恥言人之過失至其末年扞城之將至力屈計窮則視死如歸忠臣義士死事者不可勝數雖婦人女子羞

被汚辱此皆禮義教之效也元之立國其本固不正矣犯禮義之分廉恥之壞自古未有故其末年棄城叛將降敵附下者亦不可勝紀雖老儒碩臣甘心屈辱大將北征以來爲之死事者幾人乎此禮義廉恥不振之弊也令其遺風流俗至今未革深可怪也臣謂國家求治之速莫若敦禮義尙廉恥守令則責其先禮義愼征賦而以農桑學校爲急務風憲則責其先教化審法律而以平獄緩刑爲最切如此則德澤下流求治之道庶幾得矣郡邑生員升於太學須令在學肄業或三年精通一經兼習一藝然後入選或宿衛或辨事以觀大臣之能而後任之以政則其學識兼懋庶無敗事且使知祿

位皆天之祿位而可以塞覬覦之心也夫分封有制則本支百世矣刑罪既清則刑期無刑矣崇禮義尙廉恥而風移俗易矣於是主上端拱清穆待以歲月則陰陽調而風雨時諸福嘉祥莫不畢至矣尙何天變之不消也哉雖然臣愚猥不自度微賤廟堂之議輒敢陳說如此是以螻蟻之命試當雷霆之威朝廷苟以詢芻蕘之意而容之憐其愚忠言可采者則舉其一二不可采者置之不問將見天下之嘉言日聞於上矣此臣之願也干犯天威罪在不赦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屛營之至

編修鄭好義先生士利 兄士元

明史列傳鄭士利字好義寧海人兄士元剛直有才學

由進士歷官湖廣按察使僉事荆襄卒乘亂掠婦女吏不敢問士元立言於將領還所掠安陸有冤獄御史臺已讞上士元奏其冤得白會考校錢穀冊書空印事覺凡主印者論死佐貳以下榜一百戍遠方士元亦坐是繫獄時帝方盛怒以爲欺罔丞相御史莫敢諫士利歎曰上不知以空印爲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會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罪士利曰吾所欲言爲天子殺無罪者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即死不恨士元出士利乃爲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事尤詳曰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姦吏得挾空印紙爲文移以虐民耳夫文移

必完印乃可今考較書策乃合兩縫印非一印一紙比縱得之亦不能行況不可得乎錢穀之數府必合省省必合部數難懸決至部乃定省府去部遠者六七千里近亦三四千里冊成而後用印往返非期年不可以故先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久何足深罪且國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故犯也自立國至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相承不知其罪今一旦誅之何以使受誅者無詞朝廷求賢士置庶位得之甚難位至郡守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材乎臣竊為陛下惜之書成閉門逆旅泣數日兄

子問曰叔何所苦士利曰吾有書欲上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生數百人我何所恨遂入奏帝覽書大怒下丞相御史雜問究使者士利笑曰顧吾書足用否耳吾業爲國家言事自分必死誰爲我謀獄具與士元皆輸作江浦而空印者竟多不免按此傳略本遜志齋集

赤城新志鄭士元字好仁寧海人洪武初歷懷慶同知累遷湖廣按察僉事性剛直有才氣於學無不該貫嘗獻太祖皇帝十策一願親近師儒以究天下之治二願容納諫諍以盡天下之智三願常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四願善輔導太子以固天下之本五願責任臺省以致天下之賢六願修明學校以正天下之教七願假

民名田以均天下之賦八願裁抑奢僭以阜天下之財九願禁妖淫聲樂以新天下之聽十願復中華衣冠以新天下之視皆援古酌今委曲切當累數千百言

鄭士利字好義士元之弟洪武初朝廷以空印事逮捕行省至守令數百人皆欲置之死士利爲布衣憫其無罪爲書數千言詣丞相府上之上大怒詔丞相雜治問所爲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且吾業爲天子活數百人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詞卒不屈乃得輸作江浦永樂中累官翰林編修寧海縣志同

寧海縣志鄭士原當作元下同字好仁水車人剛直尙氣學甚該貫洪武初進士除懷慶同知兵後民著籍僅三萬

家㞢原招來安集弭賦役簡追逮吏不得爲姦召其耆
老告以法意使力作敦本越三年流逋四歸田野墾闢
戶稅俱增十倍河南諸衛軍糧月給鹽司輦致民困於
道路士原獨牒懷慶等衛俾軍自輦衛挾重臣勢令役
民如各府行中書省下府衛雜議士原持不可曰吾郡
民寡而事煩與各府異使爲軍運鹽盡驅吾民父子兄
弟接踵河東之塗猶不給也其何以爲生且設軍以衛
民奈何役疲民以奉驕卒衛不能屈皆舉手曰請如同
知議民稱便秩滿陞湖廣按察司僉事荆襄之卒先是
乖亂多掠民女爲妻妾或脅爲奴往時部使者雖知其
然而畏武臣莫敢究其事士原至民拜馬前號泣訴立

召諸衛軍俾還所掠於民士原精練果敢操持勁正吏畏其威而強有力者聞風亦莫敢犯數千里閒貪猾屏息會斷刑安陸死囚有稱冤者時獄已上御史臺奏報矣士原索成案視之語果不同因奏其冤狀御史大夫怒其沮格銜之既而空印事起遂嗾懷慶吏誣及之士原辯不勝自誣服輸作江浦卒於京師

葉伯巨鄭士利傳

寧海方孝孺希直撰　　遜志齋集

葉伯巨字居升寧海東蒼里人也好讀書年二十餘有名於鄉黨選爲縣學弟子員善說禮凡朋友有婚喪必禮相之爲人耿介不能藏人短見人不善立折之不顧其意怒人知其無它終亦不恨也以年長通經術陞入

太學未久詔諸生分教河北子弟伯巨得平遙縣待諸生如子諸生亦愛之如父兄洪武九年星變下詔求言伯巨曰今天下有三事最切其二事易見而爲患小其一事難知而爲患大此三者積於吾心久矣縱不求吾猶將言之況有明詔乎卽爲書言三事曰分封太侈也求治太急也用刑太煩也今四方平矣民庶思治矣而不務以寬厚御之視誅殺人如滅螻蟻使民不獲安息欲以圖治難矣夫圖治於亂世之餘猶理絲於棼亂之後緩之則端緒可得欲速則膠結而不可理今病民之不安姦邪不止朝夕異令賞罰不準君勞於上臣困於下治焉可致乎此二者人皆知其不可然非敗之根也

所謂分封太侈者天子畿內地止千里而燕齊晉楚踰千里之國以封年少未達事之王無事則易驕佚有事則易爲僭亂此人所未知而臣所謂爲患難見者也其語皆切直上大怒曰小子乃何敢疏間吾家骨肉我見之且心憤況使吾兒見之耶速取以來吾將手射之而啖其肉耳伯巨至丞相乘上喜乃敢奏詔繫刑曹問狀瘐死獄中其同時言事有鄭士利

士利字好義亦寧海人嘗爲縣諸生其兄士原以儒爲爲河南懷慶府同知遷湖廣按察司僉事士利因告於師去侍其兄遊學有名洪武九年天下考較錢穀策書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繫御史獄獄

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繫獄中天子方怒
空印事以為欺罔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
欲置之死佐貳以下榜一百免死為軍遠方丞相大夫
皆知空印者無它罪可恕莫敢諫士利獨歎曰上不知
以為空印大罪誠得人言之上聖明寧有不悟懷欲言
之適星變求言士利曰可矣既而讀詔有假公言私者
罪之久之士利曰吾所欲言者為天子殺無罪為可痛
耳吾兄非主印者固當出需吾兄杖出乃言言吾死不
恨其兄免死出士利乃為書數千言言數事而於空印
事最詳其意以為誠欲深罪空印者恐姦吏得挾空印
紙為文移以虐民耳臣以為文移必完印乃可今考較

策書合兩縫印非一印印一紙之比縱得之亦不足用況不可得乎且錢穀之數府必合於省省必合於戶部其數誠不可懸斷預決必至戶部而後定省府遠者去戶部六七千里近者三四千里待策書既成而後用印則往來之難非期年不可至故必先用印而後書此權宜之務所從來遠矣何足深罪且國家諸法必明示之天下而後罪犯法者以其知其不可而故犯之也自立國以至於今未嘗有空印之律有司丞相不知其罪今一旦捕而誅之則何以使受誅者甘心而無詞乎朝廷求賢士而置之庶位得之甚難位至於郡守者皆數十年所成就通達廉明之士非如草菅然可刈而復生也陛

下奈何以不足罪之罪而壞足用之才乎臣竊爲陛下痛惜之其書旣成欲上者數矣而未決每歸逆旅則閉門俯首而泣泣數日其兒子侍行者疑而問之曰何所苦乎士利曰吾有所自耳我以觸天子怒必受禍然殺我活餘人我更何恨遂持書詣丞相府士利短小容貌如常人見丞相禮頗倨丞相問何書士利曰吾將爲天子言之丞相何問也丞相因御史大夫入奏上覽書大怒詔丞相大夫雜問誰教若爲必有主謀者士利笑曰顧吾書可用與否如何耳且吾業旣爲國家言事自分受禍人誰爲我謀乎辭卒不屈然猶輸作終身而竟殺空印者

復鄭好義書 三首錄一 方孝孺 遜志齋集

前日相聚雖甚驩而談道講古之餘時雜以嘲謔私心頗不喜以為謔雖古人所不廢然不若無出諸口之為美故嘗僭為吾兄規之臨別時又以相勗蓋朋友之義在我者宜然而言之從與否則非所敢與也茲辱惠書陳述夙昔攄發志意惻然引咎詞義懇篤且謂自此當絕不復為覽之驚喜不能自已夫以吾兄之信道嗜學於改過之勇特其細事固不足異而未免於驚者蓋習俗益降交友以諛說為忠愛間有及於其身剴切過闕輒赬爾變色以為發己之短或陽受而陰疏之今不特不加以怒而引咎不惟不忍疏棄而又歸德焉此其越

於衆人也遠矣且片言之失未爲深過使好辯者處之必援引古人以自解釋不笑之以爲不足聽則怨之以爲不足致不務自訟而謂同浴譏裸者（按此韓昌黎語）雖名士大儒不能免此兮吾兒獨痛自懲創若負不潔然惟恐玷辱之不遑暇而事有未於一言者其有間人之言而不敢者乎僕之所以驚且喜者此也然吾兒之意則美矣而書復謂自歸鄉里所接見者皆俗子庸人故德不加進此於義爲未善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又曰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聖人之厚鄉黨而不敢誣衆人若是近時士大夫喜高自大瞋目抵掌有孩撫一世之態皆棄於孔子者也（茶按此謂目中無人非徒聖人棄之天亦棄之也學者當引爲大戒）

僕甚閔之甚厭之每自省察恐或蹈其失以為狂愚之歸故與汝處未嘗敢萌慢易意雖號為無知者亦與為禮務盡其情蓋資性才器之不齊其勢然也所貴乎君子者以能兼容並蓄使才智者有以自見而愚不肖者有以自全故天下無遺棄之怨必待與吾類者而友之則吾亦將為人所斥矣勝己者寧肯容我邪寧海雖小邑著籍之民至三十餘萬才且賢者必眾矣如僕者安足道今以僕故而卑鄉里之人甚非所望於吾兄也夫因人之見信求辭語之過而言之不止其迹若好勝者然能受言如吾兄儻隱默所疑而不以告則為不知言而失人矣故終一發之惟吾兄察焉正蒙一書乃張子

窮深盡變之論閒有可疑者先儒已言之學者信其易知者而闕其難通處可也必曰定是非得失畫去取於其閒則烏乎敢若編集成書者以參同契陰符經畫諸太極圖通書之末此則甚非朱子本意耳熱甚喜雨躬書不謹餘留面談不宣

願常戒飭諸將以救天下之人策（鄭士元十策之一　三台文獻）

臣讀孟子答梁惠王（當作襄王）天下惡乎定之問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至考古帝王治亂得失之由與國統修短離合之故知聖賢之言至明至當至親至切眞可爲萬世法而非迂也夫以始皇雄才大略僅能建二世之秦而高帝以寬大長者乃卒能就四百年之漢天下至大

也能合而一之者固難能守而不失者爲尤難然則匪合而一之爲貴能守而不失之爲貴也合而一之者智力或可能守而不失者非智力之所能聖人知智力之不可以守天下也是以存不嗜殺人之心以救天下之人以濟天下之難夫惟不嗜殺人而後天下可以合可以守是以禁止虜掠鎭撫父老約法三章除秦苛政高帝之所以定天下也蔑棄詩書以愚黔首任用殘虐毒害生靈始皇之所以并諸侯也天下既定諸侯既并守之以文景棄之以二世抑豈非二君嗜殺與不嗜殺之所由分也秦漢之跡具於史策開卷在目故凡論三代而下帝王者必首及之繼漢而有天下其興亡修短之

效亦莫不然臣每讀史則深以孟子不嗜殺人一語爲
帝王取天下之上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伐罪弔民臣
生遐僻久仰聲教迺者大兵來莅鋒鏑之下無一冤民
若廖平章湯大夫王駙馬朱參政之儔皆慈祥寬厚不
妄殺人雖鄧禹曹彬之爲將不能過臣雖在萬里之外
有以見陛下如天之仁宜其風雲龍虎將相大臣同心
同德以定大業濟大事將見建立山河不拔之基享有
天地無疆之休矣臣愚伏願陛下擴充此心每於命將
出師之際必丁寧戒飭諸將以平定安輯爲功勿致屠
戮妄殺若漢光武之敕馮異責吳漢則陛下仁德所濟
愈博而天下生靈所活者愈眾矣

醫學統卷十一